

末班车上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那年，3路车的末班车我整整坐了150天，从丈夫入住医院直到他去世。

那是一段两头牵挂的日子，一头在医院，不放心化疗后每天高烧不退的病人；另一头在家中，不放心高二走读的女儿，而我，每天提着保温饭盒走在这条路上，神思恍惚地闻见秋天的最后一批桂花谢去，闻见蜡梅开了……

春天的第一批玉兰开了，丈夫的生日也快到了。这天深夜，精疲力竭的我提着一个巨大的蛋糕盒上了末班车，成了唯一的乘客。等红灯时，光头司机突然开口：“蛋糕，是病人的朋友买的吧？病人有胃口吃吗？”

我木然作答：“12寸的三层蛋糕，朋友送的。大家都明白，病人估计等不到下一个生日了，买最大号的蛋糕来，希望病人能高兴一点。”

司机说：“朋友是好意。可是，越大的蛋糕，越衬托出病人胃口的虚弱。要是家人，就会买茶杯口大小的，只插一支小蜡烛，就好像祈祷病人像周岁的娃儿一样，从此硬朗起来。”

陌生人之间的交流，暂时移开了心头的巨石，我说起了庆生的细节：“吹蜡烛的时候，老公说，蛋糕上头的数字如果不是45而是54，就好了。他巴望着能活到50出头，看着孩子大学毕业，成家立业。这话其实闷得我难受，不知如何应答，有点绝望，就赌气一样地说：孩子无论如何会成才的，你安心养病，操这么远的心干嘛？”

司机启动车辆，驶过长长的下坡，拐弯，再上坡，停在了一个90多秒的红灯前，看得出，他在思量怎样宽慰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病人家属。他这么跟我讲：“下次，

还是尽量贴近他的心境答话吧，这样不留遗憾。我明白你心里苦，可病人更苦啊。我不是在批评哦，要是遇见你，我处理得可能不如你。开这条线，那么多人拎着装CT片的大口袋，戴着化疗后的假发；夏天，看得到乘客胳膊上的留置针导管。所以，每隔半年车队领导会调我们去开3个月的43路，那条线经过市妇幼保健院和省妇幼保健院，接的都是生孩子的大肚子、刚出生的小宝宝，一家人欢天喜地。等你家的事过去了，去坐坐那条线吧，看见希望，就不会那么悲伤了。”

没想到，这辈子会在末班公交车上体验人生至关重要的一课。车窗半开着，夹杂着飞花柳絮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它告诉我，凛冽的冬日终将过去。



宝藏保安

□ 青弋（上海，职员）

小区的东门来了一个新保安，存在感特别强。

前天晚上去东门停车场拿车送女儿返校，见到这个保安，关心地问我车什么时候停回来。女儿说，这个保安叔叔人特别好，有几次他没带钥匙，他就主动远远地遥控帮忙开门，西门保安从来不会这样。

他真是个宝藏保安。

首先，他有个最大的亮点：逢人就笑，好像见到你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。不是勉强挤出来的服务性微笑，所以，看见他的笑容，心情顿时会觉得明亮许多。

东门新换了一扇门，有的人钥匙上感

应器还没来得及更新，他就耐心地帮助居民一一刷新。有的老年人一时半会还是不会用，他就帮忙开。他“闲不住”，一般不呆在保安亭子里，不下雨的时候，喜欢扫地，把东门这一片里里外外扫得片叶不留，说是把自己的地盘打扫干净，呆着舒服。

据传他一来就立了大功。因没事便到处巡逻，某天，幸亏他看到小区香樟树下一堆枯树叶在冒烟——大概天干物燥容易导致自燃，赶紧跑到物业喊来同事拿灭火器扑灭，避免了一场火灾。

还有一次，我看他拿了一个很高级的保温杯站在路口，着急地说，不知谁把杯子

丢了，他正等人认领。

那天我回来得有点晚了，他发现我还没吃饭，热情相邀：你肯定饿了，快到我们物业吃碗荠菜饺子吧，包了很多，可香了！我当然不会去吃，但心头一暖，陌生人的善意很动人。我问他哪里人， he说是山东的，妻子陪孩子在老家读书，他一个人在这里打工赚钱养家。

这座繁华的都市，有些做保安工作的外乡人，薪水微薄，活儿琐碎，一张扑克脸，更有甚者，心态失衡。可这位东门新保安却把自己活成了发光体，走到哪都照亮了哪。

